

美国的东亚政策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O EAST ASIA

王 帆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国的东亚政策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O EAST ASIA

王 帆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东亚政策 / 王帆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97-9049-6

I. ①美… II. ①王…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东亚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6592 号

美国的东亚政策

著 者 / 王 帆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赵怀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049-6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本书为近年来笔者关于美国东亚政策研究成果的汇集，时间跨度约为二十载，其中多数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已发表，也有一些未公开发表的内容。有些文章虽然时效不那么明显，但也反映了笔者对中美关系、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的阶段性思考，故也放入本书之中。

自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人们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和政策关注日益上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首先反映了美国将非国别的反恐优先战略重新转为国别威胁优先战略，其次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再调整。众所周知，自美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伊始，一直采取“欧洲优先”战略，即使是遭受到日本对珍珠港袭击之后，美国仍然采取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打了两场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美国仍然没有将其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亚洲，亚洲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侧翼。因此，“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于美国全球战略而言是其战略重心的重大转移。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因素之一则是其东亚战略。东亚有美国的一系列盟国，也是美国所涉及的地区热点的多发地，更是中美关系所涉及的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虽然从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从北到南的朝核问题、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还有南海问题均不属于美国的核心利益，但美国均将其视为美国的重大利益，甚至夸大这些热点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美国将中国对于热点问题的参与和解决视为有可能影响甚至取代美国对热点问题的控制权。从笔者对美国在东亚热点问题深度介入的分析来看，美国对于东亚热点问题的控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进程由美国最终主导。无论是解决热点还是维持热点，抑或是缓和紧张还是升级紧张都由美国决定。其二是程度可控。热点升温、危机加剧但不至于引发失控，也就是美国拥有危机爆发和升级的程度控制权。这样才可以使危机为美国所用，而又不致使美国承担过高的风

险。中国对于涉及自身核心利益和重大热点问题的积极作为在美国看来，显然有可能影响到他们对危机进程和程度的控制权。

美国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仍是以传统的均势战略为核心。在美国确立亚太战略重心地位之后，如何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成为其重中之重。“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三大支柱：联盟战略、均势战略和经济战略。在三大战略中，均势战略是其核心理念。均势战略是以地区内国家的相互冲突，从而导致地区内国家的相互制衡为前提的。美国正是以地区威胁和地区危机升级为借口、以均势战略原则为核心来激活联盟，介入半岛、东海和南海事务，构建美国主导的多边经济合作框架。显然，美国在亚太地区一贯采取的地区均势战略是导致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而美国谋求利用这些均势战略引发的危机则是中美战略分歧加深的根源。

同时，美国作为均势战略的最大受益者，以离岸平衡者身份扮演了不恰当的角色，发挥了不合适的作用。在一系列领土领海争端中，美国标榜是中立者，而实则想充当仲裁者，采取了有意识的“选边站队”的做法。一些时候，美国的所作所为不仅无助于危机解决，反而导致危机解决更趋复杂化。

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合作与东亚热点问题密切相关。以往一直有一个说法，只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热点危机也乱不到哪里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中美在热点问题上的分歧甚至一定程度的对抗，中美关系严重受限而无法提升到新的高度。新老热点交织升温将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甚至引发中美战略误判。因此，中美必须在热点问题上面对严峻现实，就热点问题解决努力寻找新的突破，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经历 30 多年的曲折变化，如今正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两国关系的发展程度和总体规模前所未有的，但困难和障碍也越来越多。其中的关键议题仍是如何处理好两国间的诸多分歧，两国关系已经超越了“求同存异”的阶段，必须面临新的“求同化异”的挑战。当然，在当前的形势下，中美两国都必须努力以战略稳定来促进战略信任。战略稳定与战略信任是一组互动关系。通过战略信任来促进战略稳定是一种方式，反过来，从宏观和总体上保证战略稳定也可以推动战略信任。换言之，即使还没有足够的战略互信，也要保障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而不可能等到所有分歧消除之后，才来谋求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是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原则。同

时，战略性稳定能够抑制或缩小分歧。两国战略关系处于稳定期，分歧会被抑制。冷战时期，当中美就苏联威胁达成共识和默契后，中美之间的原有分歧被暂时搁置一边。冷战后，当中美就反恐达成重要共识后，中美关系保持了长达十余年的战略稳定。当然，必须防止通过制造分歧来破坏战略稳定。因此，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迫切的议题是：在完善的战略信任还不能够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总体上的战略稳定。加强危机管控和总体稳定的制度设计是当务之急。

中美关系和美国东亚安全政策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本书显然集中于政治安全议题。既包括战略性的分析，也包含政策分析；既有对地区战略的总体概述，也有对具体问题相对微观的政策分析。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笔者将全书分为四篇，分别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台政策和地区安全问题。由于本人研究涉及所限，本书没有专门论述美国对日政策和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美国的南海政策等，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弥补。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王 帆

2015年9月17日

目 录

第一篇 美国对华战略

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	003
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	016
美国对华战略的国际与国家因素	028
美国对华战略的关系定位和战略选择	037
不对称相互依存与合作型施压 ——美国对华战略的策略调整	047

第二篇 中美战略关系

中美之间的认识差异 ——美国视角分析	075
论中美关系的和而不同	085
中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探析	092
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分歧与化解	107

第三篇 美国对台政策

从二次台海危机看美台军事合作困境	131
美国的台海维持现状政策探析	143
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介入方式 ——一种预测分析	156

第四篇 地区安全问题

东亚安全模式：共存、并行还是置换？	167
朝核问题：困境与前景	178
奥巴马对朝政策调整探析	189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合作及影响	198

第一篇

美国对华战略

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对华战略*

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走低，中国周边风云四起。这一切与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从阿富汗收缩、中东战略出现巨大调整几乎同步发生。与此同时，美国实力总体下降，影响力今不如昔。在新的形势下，作为美国亚太战略^①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战略如何转变？是进一步扩展还是收缩？是在长时段的总体收缩趋势下的局部扩展还是全球战略的根本性调整？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美国的东亚战略与其对华战略密切相关。两者的关联性在于：（一）中美实力变化有可能影响美国东亚战略中对华战略的构成；（二）对中国的长期战略对手定位也会影响其亚洲战略的整体布局。美国东亚战略调整对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议题。

一 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东亚战略调整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于：在新形势下如何保住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在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恢复其主导力？“9·11”事件后受挫的美国东亚战略如何弥补其损失，强化塑造能力？这些都是其调整东亚战略的重点。

在21世纪以来的美国东亚战略中，东亚的重要性始终得到强调，其一贯的思路在于美国虽然在亚洲短期内不会面对一个有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对手，但亚洲的力量构成将会出现变化，而这一切有可能带来地区的不确定性变化，美国必须进行预防性介入。从战略上而言，防范不断出现的

* 本文发表于《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

① 笔者认为，美国的亚太战略由东亚、南亚和中亚三大板块构成，本文主要讨论其东亚战略。

挑战，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始终是美国东亚战略的主轴，而东亚的亚稳定状态尤其令美国担心。^①

虽然防范潜在的战略对手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从未被忽视，但由于“9·11”事件导致美国安全战略集中于更为紧迫的目标，此后其东亚战略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战略松散状态。而随着阶段性反恐从近十年的紧迫期转为常态化，后伊拉克战争与后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外交战略重新成为美国战略界关注的焦点。就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而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互动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而东亚战略对于全球战略的重要性重新得到确认。调整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一部分东亚战略，扭转对其不利的形势，对东亚战略进行纠偏和重新聚焦是美国高调“重返”东亚的深层因素。

美国亚洲研究所将美国此次回归亚洲概括为五大原因：其一是亚洲经济强劲复苏；其二是中国崛起，亚洲格局改变；其三是亚洲地区组织得到发展；其四是亚洲存在诸多传统安全挑战；其五是非传统安全威胁。^② 这些看法基本延续了以往的战略思路，仍然强调权力转移和权力变局对于美国的影响，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重新将传统安全挑战置于非传统安全威胁之前。

从战略上看，美国的传统安全挑战始终指向中国等新兴大国，但由于中国的实力发展最为显著，中国便迅速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可以说，中国因素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战略的主要动因。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扩展历来十分警觉。美国一直有丢失亚洲之忧，丢失亚洲意味着美国退守为地区国家。随着中国崛起，这种担心呈几何级数上升。中国在亚洲的发展有可能出现的替代趋势，使得美国的竞争防范意识增强，促使其加快了强化美国影响的新布局。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疑虑，美国在东亚战略上进行了如下调整。

（一）利用亚洲国家或地区间存在的领土纷争制造有利于美国的地区

① 布什认为，几个亚洲国家日益上升的实力威胁着该地区的稳定，该地区处于亚稳定状态。参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新华出版社，2005，第116页。

② Richard J. Ellings and Robert M. Hathaway, eds., “Roundtable: Are We Adequately Tra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sia Experts?” *Asia Policy*, No. 9, January 2010, p. 8,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licy/Free/AP9_B_AsiaTrainRT.pdf, 2010-08-21.

力量制约和平衡。美国抓住东北亚的“天安舰事件”，强化了与韩国的联盟关系，保住了在日本的普天间军事基础，又利用2010年11月23日出现的延坪岛炮击事件，调动航母驶入黄海海域；在南部，利用南海争端，强化与越南的安全联系，声明美国不再是南海争端的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高调介入南海事务。

（二）以东南亚为突破口。鉴于东南亚在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方面的重要性，美国重返亚洲的重点就是重返东南亚。对于美国而言，东盟是比拉美、俄罗斯、中东和非洲更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美国是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方。东盟是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东南亚进口美国商品是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两倍。超过1/3的全球贸易和66%的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通过这一地区的海峡，马六甲海峡比苏伊士运河的运输量高3倍，比巴拿马运河高15倍。这也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能源生命线，三国超过80%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自或经过东南亚。^①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意在深度介入的措施，如加强与东盟的经济贸易联系，决定恢复对印尼特种部队的军事支持。介入南海争端也是美国强化在东南亚存在的一部分。美国还于2009年11月奥巴马访日期间启动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意图另起炉灶、重新搭台唱戏，达成适用范围更大、更能发挥重要影响的新平台、新机制。

（三）强化对中国的围堵施压，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美国试图构建全方位包围圈，从东北亚、东南亚到南亚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军事仍然是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的领域，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行动自由是其重点。美国意在通过精明的军事投入，威慑中国可能的军事进攻，弥补美国在中国不对称威胁下的弱点。^②

（四）恢复在亚洲的影响力。通过巧实力的运用，在与中国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之争中保持优势。“9·11”事件以后，一些东南亚国家疏远了对美国的关系，出现了反美主义情绪，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综合影响力不

① The Asia Foundation, *America's Role in Asia-Asian and American Views: Recommendations for U. S. Policy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San Francisco, CA: The Asia Foundation, pp. 38 - 40, <http://asiafoundation.org/resources/pdfs/AmericasRoleinAsia2008.pdf>.

② Nirav Patel, "Introduction: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of U. S. -Sino Relations," in Abraham Denmark and Nirav Patel, eds., *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Pennsylvania, NW: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09, pp. 3 - 18,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20China's%20Arrival_Final%20Report.pdf.

断上升。因此，美国加大了对地区影响力的重塑，强调对亚洲的公众外交、^① 民主价值和非强制性举措。^②

（五）希望参与搭建新的长期性的地区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建立互信，减少竞争摩擦。美国参与长期的机制塑造，是要谋求在这一地区的长期战略利益，而不是短期或暂时的利益。^③ 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声称的那样，美国在亚洲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大国，而是一个常驻大国。^④ 美国希望给外界透露的信息在于作为地区重要一员参与地区事务，而不仅仅是外来者的介入。美国虽然实力下降，但仍会信守对东亚的承诺，保持其信誉。美国驻扎于此，不会离开。为了谋求主导地位，美国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必须参与机制塑造，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美国对东亚的战略将会在适度超脱的前提下贯彻以下四个要点：一是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二是进一步向东亚多边组织渗透；三是弥补制度安排以及力量对比变化或权力转移带来的缺失；四是加大围堵中国的力度。

二 美国东亚战略调整的实质及可能走向

在美国一系列令世人眼花缭乱的调整措施出台之后，美国东亚战略显示出强烈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性。那么，这一系列政策调整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是其战略根本性转变的前奏，还是维持现状前提下的补救措施？这是我们认清当前东亚形势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关键。

笔者认为，正如美国的全球战略没有出现根本性调整，美国的东亚战略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但出现了政策上的调整。美国的东亚战略仍

① The Asia Foundation, *America's Role in Asia-Asian and American Views: Recommendations for U. S. Policy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San Francisco, CA: The Asia Foundation, p. 9.

② Nirav Patel,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of U. S. -Sino Relations," in Abraham Denmark and Nirav Patel, eds., *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Pennsylvania, NW: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09.

③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12,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90.htm>.

④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12,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90.htm>.

然是预防、防范和弥补，是反应与回应，是“以进为退”而非谋求外科手术式的主动转变。从战略上看，虽然美国的东亚战略是继续扩展还是收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其战略实施很可能将是一个折中的产物。当作为美国战略对手的中国不断发展的时候，采取收缩战略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思维。但在陷入国内经济问题或实力下降之际，采取收缩战略又符合美国战略的历史思维。美国如何在扩展与收缩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然是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战略界的思考焦点。

虽然美国的大战略仍在“继续扩张”和“适度收缩”的世纪争论中举棋未定，但美国的亚洲战略出现一些局部调整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提出了离岸平衡大战略（off-shore balance grand strategy）。虽然这一概念与《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有相似之处，但仍有一些不同，对此莱恩作了具体的阐释：“离岸平衡大战略具有四个关键目标：（1）将美国与未来可能在欧亚大陆发生的大国战争相隔离；（2）避免美国‘为信誉而战’或为盟国的利益而从事不必要的战争；（3）降低美国本土易受恐怖主义袭击的脆弱性；（4）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地位和战略上的行动自由度。与美国当前奉行的霸权大战略不同，离岸平衡战略是一个多极——不是单极——战略，因此它能够包容新兴大国的崛起，同时将欧亚大陆上主要大国自身防务的主要责任转交给它们自己，或者促使它们不断增强自身的防务能力。”莱恩认为离岸平衡战略之所以是取代当前美国大战略的最佳选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战略是维护美国利益的最有效手段，^①其最大的益处是避免直接冲突，降低成本，减少风险。^②

另一位美国学者扎卡里亚认为，美国具备了离岸制衡的充分条件：其他力量的崛起是真实的，但同时也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因此，美国的角色与以往不同，但仍至关重要。当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以及其他一些小国在未来的年代里崛起时，它们之间会出现新的冲突点……作为一个身处远方的大国，美国通常是那些担忧地区内出现霸权的

① [美] 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9页。

② [美] 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1、334、336页。

国家最易于求助的伙伴。^① 实际上,正如学者威廉·沃尔福斯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地区强国的成长,美国的影响才得以加强。^②

地区强国发展的不平衡给美国提供了有利的介入时机,同时处理好与发展中地区大国的关系有利于美国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换句话说,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好与新兴发展大国的关系,并且能够较好地驾驭或控制这些大国的发展轨迹,美国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强而不是削弱。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罗伯特·阿特的观点和看法。他强调,美国不能放弃选择性干预的战略,^③也即美国对其国家利益要有更为清晰的界定,将美国的政治注意力和物质资源优先集中于生死攸关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继续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主动态势,保持前沿存在,以现实主义手段追求民主、自由市场、人权和国际开放等自由主义目标。^④在谈到选择性干预战略的运用时,阿特特别指出,这一战略是塑造战略,是利用美国在欧洲、东亚和波斯湾的关键性联盟和前沿存在,塑造相应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格局,使其更符合美国的利益。^⑤除了军事力量,阿特还强调了美国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性。^⑥因而,现在美国战略界的争论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变,从冷战结束时的干预主义与孤立主义之争,变成了有效介入与有利规避之争。这一争论表明,美国意在形成主导性支配战略、离岸平衡战略与选择性干预战略等选项之间的相互补充与平衡。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巧实力”概念,从战略上显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持灵活性和综合性,有针对性和侧重地交叉使用不同选项,以期达到最佳战略效果。在涉及东亚战略转向的问题上,美国必须有所作为,但又面临选择困境,可以说其东亚战略调整的空间相对有限。

首先,从霸权护持的角度看,美国是一个总体上不断拓展的国家。美国不会全面收缩,而只是有选择地收缩。当其在某个地区处于停滞或目标告一阶段之后,必然会在其他地区扩大其影响力。当在中亚受到阻力,它

① [美] 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赵广成、林民旺译,中信出版社,2009,第226页。

② [美] 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赵广成、林民旺译,中信出版社,2009,第226页。

③ [美]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58页。

④ [美]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60页。

⑤ [美]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5页。

⑥ [美]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96页。

可能在南亚或亚洲其他地方扩展。一些被美国视为中间地带或新中间地带的区域，比如中国的台海问题、南海问题，还有太空领域、环保领域、网络领域等，都会成为美国挑起争端的由头。

其次，美国的全球大战略必然存在侧重点选择的困境，无法做到全面兼顾。鉴于其全球战略困境，当前美国在东亚总体上保持一个维持现状的政策显然是最为有利的。在东亚，如果实施推倒重构，美国并不一定获益很大，而成本却注定很高。同时，在东亚地区维持现状，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并未丧失，只不过可能受到一些影响。面对新兴的地区大国力量，美国只需适时进行预防性干预，而没有必要展开一个全面的重塑计划。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甚至南太平洋，美国仍然拥有相对稳固的联盟体系，只要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没有瓦解，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是难以动摇的。美国现在希望实现的是一个更为精致的以双边为基础、以多边为补充的严密安全网络，把这一地区的国家都纳入地区网络之中，而不至于自行其是。

同样出于维持有利于美国的东亚格局的考虑，美国不会支持东亚一体化。其具体做法就是以泛太平洋的一体化来覆盖或取代东亚的一体化趋势。美国在 APEC 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合作进程，实际上不过是干扰而不是真正推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牵制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从更大范围来看，美国在亚洲应该建立一个跨太平洋（trans-Pacific）而不是泛亚洲（pan-Asian）的地区秩序，在这个秩序中，美国才能发挥全面的作用。美日联盟仍是轴心，但美国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包括新兴力量在内的东亚安全机构。”^① 美国不会支持东亚一体化，但会推动东盟一体化，无法反对东亚共同体，但会强调 APEC、东盟贸易一体化。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是其重要活动平台，并依据《增进美国－东盟伙伴关系计划》和《美国－东盟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来具体实施。分析其战略措施的运用，也可以佐证其谋求总体稳定、有限介入的思路。

首先，美国的东亚战略并不是挑起战争而是预防战争。在经历了伊拉克这一场成本巨大的局部战争之后，在金融危机元气大伤的国内经济困境之下，美国无力承担在东亚的战争风险，也无力卷入其他国家的战争危机

① 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Co-Directors,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 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 p. 9, <http://www.princeton.edu/~ppns/re-report/FinalReport.pdf>, 2010-08-20.